

野

Y E S H I S H U X I
主编 夏林根

史
书
系

谋刺摄政王

杨小川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史
书
系

主编 夏林根

杨小川 著

王政摄刺谋

山西教育出版社

社 长 任兆文
总 编 辑 左执中
责任编辑 姚霭如
封面设计 易 一
版式设计 荷 屏

· 野史书系 ·

谋 刺 摄 政 王

夏林根 主编

杨小川 编著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375 字数: 107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

ISBN7—5440—0646—8

G·647 定价: 5.30 元

《野史书系》总序

· 夏林根 ·

1993年夏秋，山西教育出版社王秦伟先生来沪组稿，希望我主编一套“为广大读者所喜欢的历史著作”。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专家们可以在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教授们可以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而广大的一般读者阅读历史著作，主要是了解历史，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不是“学术研究”。我们的出版物，如果板起面孔，抽象说教，就要把许多读者吓跑了。这几年，学术界一片“出书难”。走进书店，学术书柜前门可罗雀，鲜有问津；街头巷尾的书亭，难觅历史著作的影子。出书难，归根结蒂是因为读者少，而读者少是否与出版物的内容艰深、形式刻板有关呢？我建议编一套科学性、知识性、可读性融为一体的《野史》，把历史著作写得生动活泼一些，形象有趣一些。我的建议，得到王秦伟先生和出版社领导的赞同。

野史，原指私家撰写的史书。以“野史”名书，大概始于唐昭宗时沙仲穆所著的《太和野史》。自此之后，以“野史”作书名的，不以“野史”作书名的，各类私家撰述，汗牛充栋，车载斗量。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视“野史”为道听途说、虚构捏造的同义词。其实，官方修撰的“正史”，大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错讹疏漏，不乏其例，既如洋洋大观的《清实录》、《清史稿》之类，亦在所难免。私家撰述的史书，限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活动天地，讹误确实不少，但也不得不承认，其中不少内容为一般史书所缺

载，且以记述具体详细，语言生动活泼而见长。如清末张德坚的《贼情汇纂》，徐珂的《清稗类钞》，常为史家所征引，就足以证明其价值。看来，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野史”，就像辩证地看待“正史”一样。可惜，我们对“野史”的研究太少太少。

我们这套小丛书取名“野史”，只是想稍稍改变历史著作的一般传统作法。选题不拘一格，上自远古，近至民国，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叱咤风云的英豪领袖，不见经传的凡夫走卒，均在视野之内。组织作者时，不论职称资历，但论文章高下。写作时，截取一二个侧面或若干片断，不求面面俱到，不求风格一律，但求言而有据，不作小说家虚构之言，只在描述历史过程时作必要的铺垫。对于有关的学术问题，只表述作者自己的看法，不作大段的论述和辨析。资料的出处，均予删除，只在书末附录主要参考资料篇目。目的是让历史著作从学术殿堂、高等学府里走出来，迈向社会，使广大的一般读者能够轻轻松松地读下去，有所裨益。如果专业工作者茶余饭后聊资谈助，那已是编著者的奢望了。

目前推出的第一辑，共五种：《东北王张作霖》、《谋刺摄政王》、《乱世英豪》、《才女泪》、《模特儿风波》，每种10—15万字，叙写了20世纪初年以来几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内容严肃而有趣，情节曲折而真实，文字通俗而生动，资料翔实而可靠，从独特的角度，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历史画卷，很有可信度和可读性。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推翻封建帝制之艰难，实行民主法制之必要，志士仁人奋斗之卓绝，振兴中华道路之漫长，从而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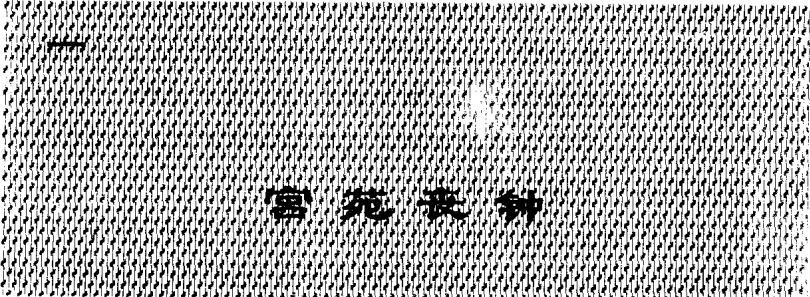
也许，这套小丛书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闲花野草”。但我以为，普及与提高是一对孪生姐妹，我们既要有研究深刻的皇皇巨著，也要有通俗可读的小薄本本，红花绿叶，色彩纷呈，才是万

紫千红的百花园。何况，要把正确的理论知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书写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为广大的读者所喜欢，也得下一番功夫。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并非易事。

《野史书系》第一辑，从确定选题，组织作者，讨论大纲，统稿定稿，到校阅清样，前后历时一二年。各书的作者，都有硕士以上的学历，都是在高等学校执教多年的讲师、副教授，学有专长、著述颇丰。他们为这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切磋探求，数易其稿，其严谨认真、友好合作的精神，令人感动。这是我们近年来一次愉快的合作研究，在学界文坛怪事时有所闻的今天，值得记此志念。

目 录

一	宫苑丧钟-----	(1)
二	摄政监国-----	(10)
三	末世挽歌-----	(20)
四	暗杀风行-----	(27)
五	精卫填海-----	(35)
六	南洋辩才-----	(46)
七	北上追杀-----	(54)
八	暗刺亲贵-----	(62)
九	什刹搏浪-----	(70)
十	满城搜捕-----	(78)
十一	慷慨歌市-----	(87)
十二	幸免一死-----	(94)
十三	难友诗交-----	(102)
十四	痴女营救-----	(116)
十五	金缕情曲-----	(122)
十六	凯旋以后-----	(127)



富苑长种

1908年11月14日。北京。

晨霜好像层层灰色厚重的纱，飘飘忽忽地罩着京都，缠着花木，裹住了一片金碧辉煌，使得平日里赫赫扬扬的一派帝王盛气，也仿佛在这层霜雾之中黯然失色了。

紫禁城的上空，掠过一群归雁，唳唳嘹嘹的雁啼，带来了肃杀、悲凉、凛冽的秋声。

瀛台涵元殿前，几丛秋花，在晨霜的打击下，经雾中穿透出来的微弱阳光一照，蔫耷耷地垂头丧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藻韵楼的寝宫里，光绪皇帝已是奄奄一息：心跳，面黑，神衰，舌苔焦黄，便秘，夜里不能睡。他正处在迷睡之中。

10年以前，他也曾是一个壮心快意、维新振作的有为之主。正是由于他不甘心于落在自己和别人构成的范围内生活，所以才落到眼前

这般田地！自被西太后囚于瀛台以来，除了每天被拉去陪同西太后“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玉体之尊的皇上，竟然自己去挑屋角上面的蜘蛛网。《三海秋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一日（帝）见小明轩屋角有蛛网，乃自起持竿挑去之，为宫监所睹，趋而相助，帝摇手示无须”。

光绪皇帝每每回想起自己4岁入宫，5岁“登基”以来，不但不能励精图治，复兴祖业，竟连自身也落得这样“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地步，便不时发出“吾不如汉献帝”的长叹。

古松肃杀。寒柳萧疏。

高树枝头的黄叶，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不知不觉之间便铺满了一地。

秋阳下，沉寂如死的秋风，一阵又一阵地吹过，哗啦啦，地上的落叶纷纷乱舞空中，仿佛纸钱。

光绪直挺挺地躺在没有外罩的一张御榻上。这张御榻与蓬门筚窳的铺板没有两样，下面垫的是一床旧毡子，身上盖着一床蓝绸被。床前一张方凳，上面放着三本医书，一只没有盖子的盖碗，内有半碗茶汁。

少时，瞑目若死的皇帝，还做着10年之中未尽的残梦，艰难地侧起身子，指着永和宫方向，噤嚅着冰冷的双唇，终于像铅似地挤出了几个不连贯的字：

“皇——爸——爸，珍——妃。”

宫禁森森，宫廷似海。生死别离，荣辱沉浮。在这方方正正、规规矩矩、森森冷冷的宫里，谁也揣摸不透自己的命运，包括皇帝。

“贵为天子，尚不能庇护一妇人耶？”这是唐玄宗的千古长叹。更何况这位踏着王朝秋叶飘零的暮色走上龙墩的光绪帝呢？

“李安达！李安达救命……”（安达是对太监的尊称，李安达

指的是太监总管李莲英。)一声惨叫在迷昏的光绪帝脑中掠过。

这是 1900 年 8 月 15 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一天。慈禧太后担心外国列强支持光绪皇帝而取代自己，竟不顾国难民危，胁迫光绪皇帝一同出逃。行前，慈禧太后令后宫嫔妃前来请安，珍妃也被从后三所冷宫里带了出来。慈禧太后当着光绪皇帝的面，假意要带珍妃一起西行。

珍妃却说：“如今国难当头，皇上不该离开京师。”

珍妃恳请圣母皇太后允许光绪皇帝留守北京，主持和议。

心中淤积着戊戌维新块垒的慈禧太后，哪里听得下这句话，顿时大发雷霆，命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入乐寿堂后面的井中。珍妃疾呼李莲英救命，可李莲英早已因事躲开了。崔玉贵和另一名姓王的太监便将珍妃推入井中。

光绪目睹此情此景，心如刀绞，跪在地上向慈禧太后求情，但慈禧太后冷笑着，拂然而去，将一句硬梆梆、冷冰冰，石头一般的话甩在了身后：

“你早做什么的？”

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后，唯恐珍妃不死，又接连向井内投了两块大石头。

当时珍妃年仅 25 岁；后来人们称这口井为“珍妃井”，并写诗记叙珍妃遇难之事。诗中说：

赵家姐妹共承恩，娇小偏归永巷门。

官井不波风露冷，哀蝉荷时夜招魂。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

这是大自然中实有的天籁，是光绪帝的心声外化出来了的。

“朕……”

秉笔太监一声应承，光绪浑身一松，歪了一下脖子，竟然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总算是闭上了双眼。

不知皇帝是什么时候咽的最后一口气，只知发现龙驭上宾是在下午五钟，照十二时辰的算法，是在酉刻。

光绪帝就这样结束了他那短暂而悲凉的一生。38岁。他是太和殿帘幕前端坐在九龙御座之上的君主，后又戏剧性地变成了阶下囚。他本该是君临天下的皇帝，然而却令后世人们惊叹不已地做了慈禧太后任意操纵的皮影。

残阳将最后一缕惨淡的余辉投射在隆宗门内军机房前荫覆半院的密叶银杏树上，在满是莓苔的地砖上，留下了点点碎影。军机大臣们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紧急集议，决定秘不发丧，并仿拟着国家核心大计。

11月15日。淅淅沥沥，不知何时下起了雨。

凌晨四钟。西苑门外。

密匝匝的警卫排成两列，森严威威地站在门道两旁，不但人数比平时增加了许多，而且稽查特别严格，稍微眼生些的人，便有护军上来盘问。其时宫门未开，上朝的亲贵大老，轿子陆续而至，都找个能避雨的地方在轿杠下“打杵”停下，静候至六点钟开了西苑门，准备进宫早朝。

凌晨六钟。福昌殿东暖阁。

慈禧太后昨日神气安和地料理了光绪帝大事后，至晚才休息。今个儿强撑着早早地来阁召见军机，又要进行一个神秘兮兮的换皇上的古老故事。

萧瑟的秋雨打在铺满一地的残叶败枝上。

慈禧太后她那威严森煞泛有青光的脸上的皱纹更密更深了。不过听她讲话的声音来，却倒是还有些底气。虽说已是黄土埋到了脖子根儿，却因她的那颗心仍是老而不死，这才这么挣扎着一

年又一年地活了下来。“哀莫大于心死”，对于慈禧太后来讲，这权力欲也是一种激素，一枚强心针，甚而至于人为地近于违背生命自然规律地苟延其躯壳的存在。

“皇帝走了！”慈禧的声音略有些嘶哑：“溥仪就是嗣皇帝。他是穆宗的儿子，兼祧大行皇帝。”

“喳！”

“臣等谨遵懿旨。”

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袁世凯、鹿传霖跪领谕旨。

“余觉得这么做，生前死后的人都对得起了。”

慈禧太后不无感伤地说：“庚子那年如果不是荣禄，咱们哪有今天？他的苦心跟处境，张之洞、袁世凯都未必全知道，奕劻应该很清楚。”

“喳！”奕劻答应着。

对于荣禄，慈禧太后没有再说下去，但意思是明白的。荣禄在辛酉年中建了大功，所以他的外孙当皇帝，也算是至极。这话自然是慈禧太后失言。

三代以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三代以下，天下是一姓的天下。清朝在削藩以后，异姓尚且不王，如何可以荣禄有功，拿他的外孙当皇帝作为酬庸呢？当然，这也只是张之洞、袁世凯心里才有这种想法，别人一时还想不到慈禧太后的话说错了。

“你们说，国赖长君，这一层余很知道。从前南书房翰林潘祖荫、许彭寿编纂了一本《治平宝鉴》，派人轮班进讲，这些道理说得很清楚，如今载沣既然封为摄政王，嗣皇帝也还小，余想不如就派载沣监国，也就等于长君一样。”

“奴才恐怕不能胜任。”

载沣急忙碰头，尚待有言，慈禧太后已不容他再说下去了。

“余也知道你还拿不起来！不要紧，有余在。”

慈禧太后毫不含糊打断道：“以后一切军国大事，先跟余回明了再办。你们就照余的话写旨来看！”

听得这话，除了载沣及鹿传霖以外，无不从心底服她！原来以溥仪入承大统，还有用载沣作傀儡的用意在内。照此安排，实权仍然抓在她手里，以太皇太后之尊，不必垂帘即能操纵国政，而在形式上毫无可议之处，手腕实在高明！

“余要说的就是这些。”

慈禧太后问道：“你们有什么话，亦不妨在这个时候说清楚。”

载沣正要搭词之际，奕劻已经开口了：

“皇太后精神好，真是天下臣民之福！请皇太后加意珍摄，早复康强。”

“余慢慢会好的……。”

说到这里，自鸣钟响了。慈禧太后住了口，听钟声打了十一下而止，方又说道：“你们去为大行皇帝报丧、颁遗诏去吧。”

“喳！”

奕劻领头，跪安退出。

按照清朝礼仪，皇帝崩逝，必须立即向三品以上的京官以及各省督抚报丧，紧接着便是奔丧。京官驰赴宫门，先到内奏事处看最后的药方，然后抢天呼地般举哀，然后成服，然后颁遗诏。而光绪帝驾崩当儿，醇亲王载沣之子，着在宫内教养，溥仪尚未进宫。如果皇帝崩逝之讯一传，溥仪入宫以兼祧子的身分，首须成服。这样又怕病中的慈禧太后忌讳不吉利，同时入宫即为嗣皇帝，仪礼上也有许多不便，因而假定皇帝仍旧活着，赶紧到“北府”将溥仪抱进宫来。于是演出了一场溥仪进宫的小插曲，容后再叙。

当，当，当——

丧钟响了，宫廷里传出光绪崩驾、龙驭宾天的消息。朝野大为震惊，臣民无不纳闷。一个巨大的“？”号，在到处徘徊。上自

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当至亲好友在一起聚首时，都互相探询，窃窃私议：“光绪驾崩，会不会有人……”

没等人们心头上的疑窦落定，先帝的遗诏，连同新帝登基之诏，从紫禁城里飘然而出。

遗诏如下：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鞠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机，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预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各直省遇有水旱偏灾，凡疆臣请赈请蠲，无不恩施立沛。本牟顺、直、东三省、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省，先后被灾。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岁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证，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寿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事，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知闻知。”

宫内各寺、观，撞钟击磬。执经梵呗的大喇嘛，吹响了大法螺。丧钟的响声与肃杀的秋气，弥漫在宫苑里。

据丧仪，大内、宗室都穿素服。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命妇毕集致哀：妃宫中女子剪发，内监截断一截发辮。成服。至二十七日除。

廊庑下哀乐悲声顿起，内殿里一片缟素。

午时，慈禧太后用膳的当儿，终究拗不过人老而病，木老而枯生命的自然规律。血崩的旧病复发，又由于夏间病痢拖得太久，体下泻个不停，元气大伤，她一下子晕过去了……

雨，一阵紧似一阵地下着……

过了甚久，慈禧太后醒来时发觉自己已躺在寝宫里了。

福昌殿西暖阁里鸦雀无声，仿佛连香与烛的默燃声也听得见。空气似乎已凝固了。多少颗心悬到了嗓门眼儿，多少双眼睛盯着帐帷里那尊王朝最高主宰的玉体之上……

她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将临。可不是吗？11月3日，万寿之期，迷信极深的慈禧太后瞥见为她祝寿的香柱中最高的一柱就没有燃着。再说，皇上驾崩时，光绪的长寿礼服是在他崩后才穿上的，这犯了大忌（按照清代礼制，皇上驾崩前，侍者应该为他穿上长寿礼服。如果崩后再穿，则以为不祥之兆。光绪皇帝临死也不愿穿）！好像光绪是在有意拉她的手，招她去似的。

“臣等叩见太皇太后。”

满阁里闷雷般的跪叩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慈禧太后努力地侧着身子，望着被自己急召而来的光绪皇后、监国摄政王、军机大臣等，降下下列谕旨：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禀承予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询皇太后者，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昏沉了一阵，慈禧太后睁开眼睛，命草遗诏。

载沣、奕劻等连忙将拟好的遗诏进呈。慈禧太后阅后，改定了数处，又加入了几句。慈禧太后向诸臣解释道：“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

历代最高统治者，总爱说一些连顽石听了也要恶心的谦逊之辞。

遗诏的末节有“回念五十年来”云云，也是慈禧太后所加。其大概意思是返观自己的一生，无悔恨之事也。这对慈禧太后来说，的确很正确。因为她的良心早已被她那不知满足的权力欲刺激得麻木了，不知好歹了。

弥留之际，慈禧太后说了她 47 年之中从未说过的话：“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乌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不过她说这话也未免太晚了。

太和殿前的一块石头圆盘，其铜针指在晷面的未刻上，下午三钟，这位执掌朝权几乎达半个世纪（实际为 47 年）的铁腕人物，在呻吟中死去。

据野史上记载，这位盖世太后，到死时，她的嘴张着而不闭合。也许是她那颗被权力欲熏得乌黑的灵魂不愿意离开她的体壳？

更令人惊叹的是，她死时还面向南方，难道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君主临终，必须南面的吗？

太和殿前的这座日晷，经历了康乾盛世，道光以来的衰世，看到了光宣之际清王朝气运的殆尽。尽管它是无声的，但是它曾记录了紫禁城里的种种辉辉煌煌、种种吹吹打打、种种热热闹闹。知道什么时候叶赫那拉氏成了皇贵妃，知道红墙宫闱中发生的一切阴谋，知道大清王朝的丧钟被谁敲响……正是这些钟表，记录了一连串的火与血的历史，柔情和眼泪的故事……

当，当，当——

令人撕心裂肺的丧钟再次敲响了。

摄政监国

黄叶将尽的古柳上，成群的乌鸦忽起忽落，呱呱地叫着，瞪圆了一双双期待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树下那些几乎被落叶掩盖起来的牺牲祭品。

京郊墓道上，秋风衰柳，红叶婆娑，如同滴血的泪眼在秋风中哭泣着，眨闪着……

慈禧太后的丧仪队伍默默地行进着，向着距京约 145 公里的东陵走去……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丧仪！如果铺陈开来，最少得三五万字，也许还能独立写一部《东陵丧仪》。这里且摘一段现成的史料——

“大行皇帝奉安之日，天气晴朗，此次则浓云密布，甚为寒冷，加以稽迟之久，观者颇觉不耐。金棺初以 84 人抬之，此乃过城门时最多之数，出城则加为 120 人。前行者为监国摄政王及诸王公贝勒、军机大臣等，后为骑兵一队，